

阿拉伯国家形势报告

(2017)

REPORT ON SITUATIONS OF
ARAB STATES (2017)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

李绍先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阿拉伯国家形势报告

(2017)



REPORT ON SITUATIONS OF
ARAB STATES (2017)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

李绍先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伯国家形势报告. 2017 / 李绍先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7
ISBN 978 - 7 - 5201 - 3156 - 8

I. ①阿… II. ①李… III. ①阿拉伯国家 - 研究报告
- 2017 IV. ①K370.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3349 号

阿拉伯国家形势报告 (2017)

主 编 / 李绍先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张苏琴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当代世界出版分社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 ssap. com. 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13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156 - 8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中东号称“三洲五海之地”，即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合部，里海、黑海、地中海、红海和阿拉伯海之间。自古以来这里就呈现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至关重要；二是异常复杂。历史上无数名人（包括基辛格、丘吉尔）都曾用类似的语言形容中东，即哪个国家控制了中东，哪个国家就掌握了世界。中国人也讲“中东是大国的竞技场”，是大国必争必夺之地。与此同时，中东也是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是东西方文明冲突、交融的界面，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方。

对于中国来讲，最近十多年，特别是“9·11”事件以来，中国和中东的关联度越来越密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理所当然地会想到能源，以石油为例，2016年，中国进口石油占国内石油总消耗的60%多，据估计，2020年，中国进口石油要超过总需求的70%，其中约一半来自中东。天然气也是如此。第二，中东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联度越来越密切。中东是伊斯兰教的本源地区和核心区，近些年来，宗教极端势力的肆虐造成了全球性影响，中国也深受其害，特别是我国西北部地区。第三，中东对我国的战略利益关联度越来越直接。中东作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其局势演变对世界是有全局性影响的，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和21世纪初的“9·



11”事件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在我国大力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今天，中东作为陆海丝绸之路交会点与我战略全局的关联度不言而喻就更加直接了。

2011年以来，中东进入一场历史性的的大乱局、大变局进程之中。2017年的中东充满了动荡：也门危机不断深化，直至临近年底前总统萨利赫步上了卡扎菲后尘；6月初，卡塔尔外交危机突如其来，沙特阿拉伯带头对卡实施陆海空封锁；9月下旬，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引起周围国家强烈反应，伊拉克政府出兵迫使自治区政府宣布收回公投结果；10月，叙利亚、伊拉克先后宣布消灭“伊斯兰国”；11月4日，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沙特首都上演了一场“被辞职”闹剧；12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起轩然大波；临近年底，伊朗国内罕见地发生民众示威风波。除此之外，还有沙特阿拉伯王国更换王储及国内引人注目的“反腐”举措，土耳其旨在将政体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的修宪公投，等等，无不牵动着中东地区“敏感的神经”。而特朗普公开挑战伊朗核协议的立场，更为2018年中东局势的演变投下了阴影。

中东到底怎么了？有人从教派冲突的角度做出解释，认为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逊尼派国家和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国家的角力是中东乱局的主因；有人认为是“阿拉伯之春”后该地区国家政治、经济过渡和社会治理出了大问题；有人将之归结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肆虐；当然也有人从伊斯兰宗教本身去分析原因。客观地说，上述观点均有其道理可言，但都不是当前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认为，当前中东最大的问题所在，是旧的格局和秩序崩溃了，而



新的格局和秩序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从地缘政治来讲，中东地区内部有四大力量——阿拉伯国家、伊朗（波斯）、土耳其（突厥）和以色列（犹太人为主），四大力量互为对手（基辛格所言“敌人的敌人还是敌人”），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与此同时，中东为“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高地”，素为大国必争之地，常常成为世界大国全球争霸的“战场”，如一战后的英、法和二战后的美、苏。因此，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格局就是在动态的内、外两个平衡的形成和崩溃过程中运作的。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东崩溃了的格局和秩序是 1991 年后确立起来的，即“冷战”后确立的格局。1991 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一家主导了中东秩序。克林顿政府在中东“西促和谈”（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的和谈），“东遏两伊”（同时遏制伊朗、伊拉克），中东地区的内部外部都出现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局面。随着相对稳定格局的形成，中东地区在 20 世纪最后 10 年出现了历史上比较少见的和平局面：1993 年，举世闻名的奥斯陆协议签署，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理拉宾一起获得了 1994 年诺贝尔和平奖；1994 年，巴勒斯坦实现自治，领导人阿拉法特回到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1995 年，巴以开始了关于巴勒斯坦最终地位的谈判，一批阿拉伯国家开始与以色列发展经贸关系，其中，约旦继埃及之后成为第二个与以色列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

但好景不长，中东“冷战”后格局的崩溃始于 2001 年“9·11”事件。“9·11”事件后，美国立即宣布进入反恐战争时期，并接连发动了两场战争：2001 年 10 月 6 日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



2003年3月20日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严重地颠覆了中东地缘政治内部力量的平衡。两场战争客观上消灭了伊朗的两个死敌，即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这使伊朗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凸显。伊朗既是波斯人国家，与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可谓“世敌”，又是什叶派国家（90%以上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中东逊尼派海洋中有如孤岛”。因此，伊朗的“坐大”自然会引引起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不安，一个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集团隐然而现。然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虽然客观上造成中东地缘政治力量天平的倾斜，但原有的格局并没有马上松动，原因就是美国力量的存在和对中东事务的大力干预（伊拉克战后美国在伊拉克长期保持10多万人的驻军）。但到2011年，两大事件使形势发展出现转折性变化：一个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世界发生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些国家政权更迭（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还有一些国家深陷危机，阿拉伯世界的力量进一步削弱；另一个则是当年年底美国从伊拉克大规模撤军。在此背景下，从2011年开始，伊拉克战争给伊朗带来的“红利”逐渐兑现，伊朗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直到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伊朗开始正式“回归世界”，中东原有的格局彻底垮塌。

如果从更深层次来讲，在冷战后中东格局崩溃的同时，该地区还陷入一个“百年不遇”的大乱局中。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秩序相比，比如说亚洲的秩序（政治版图）是二战后奠定的，即所谓雅尔塔体系，但中东的版图是一战后奠定的，是凡尔赛体系。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中东在英、法两大帝国的主导下，大致按



“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构筑了现在的政治版图。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变局下，特别是在“伊斯兰国”肆虐的局面下，中东地区原有的政治版图趋于塌陷。我们现在看，像叙利亚、伊拉克，虽然现在在地图上尚未有变化，但是实质上未来已很难回到原来那种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的状态中去了。未来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特别是叙利亚，将会是一个什么状态，在其原来的版图上将出现什么样的国家或实体，什么势力将填补势力真空，现在都是未定之数。在这样的局面下，现在盛传特朗普要“重塑中东”，据说要拉拢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向以色列靠拢。沙特内部需要权力平稳过渡、外部要遏制伊朗，埃及当局则需要外部支持打压其最大的敌人穆兄会，美国统统给予支持，以换取沙、埃施压巴勒斯坦接受与以色列达成“屈辱的和平”。这也是特朗普执意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和将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主要背景。这样，“联合起来的阿拉伯和以色列”就可有效地孤立和遏制伊朗。在美国所谓“重塑中东”的活动中，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是个重要的人物，库什纳和小萨勒曼王储（两位“80后”）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是“重塑中东”最大的推手和实际操盘者。其实，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如何应对伊朗“独大”、中东内部力量天平失衡就成为美国历届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小布什第二任期，美国在伊拉克保持10多万人的大军，并一度威胁攻击伊朗。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在中东实施“战略收缩”，开始向伊朗挥动橄榄枝。2009年6月，奥巴马在开罗公开演讲，呼吁伊朗“松开捏紧的拳头”，并推动与伊朗的核谈判，意图用“解除制裁”的核协议来束缚伊朗。同时美国鼓励沙特阿拉伯等当地盟友与伊朗进行



“利益置换”，最终恢复中东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现在特朗普又要全盘否定奥巴马的政策，公开挑战伊朗核协议，并鼓动和支持沙特阿拉伯等与伊朗对抗。

然而，旧的秩序和格局崩溃了，新的秩序和格局却难以建立起来，其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内外平衡难以恢复。

一方面，今天伊朗的处境已今非昔比。实际上伊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幅员辽阔（16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适中（将近8000 万人，且人口素质相对较高），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不仅仅是石油天然气。伊朗人常常说，虽然我们石油储量不是世界第一，天然气储量也不是世界第一，但是石油、天然气加起来是世界第一。除此之外，伊朗拥有非常丰富的几十种重要战略资源，包括铀。当然，伊朗在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后陷入了内政外交的恶性循环，内政僵化，对外则四面树敌，一直到现在还没完全走出来。到2013 年鲁哈尼第一任期时，在美国长期制裁的叠加影响下，伊朗面临经济崩溃的局面。因此，为摆脱困境，统治集团高度一致地推出了鲁哈尼。鲁哈尼出任总统后，对外积极推进核问题谈判以打破孤立，并在“伊斯兰国”崛起的背景下不事张扬地干预叙利亚、伊拉克战事。随着2015 年7 月14 日伊核协议的签署，联合国对伊朗的制裁得以逐渐取消，伊朗的内外处境明显改善，国家“百废待兴”。当然，由于特朗普政府决意遏制伊朗影响力的扩大，挑战伊核协议，并施加更多的双边制裁，严重束缚了伊朗的发展及其与第三国开展合作的手脚。但从长远来看，现在的伊朗已似一只“归山的老虎”，而绝非可以随意压制的“羔羊”。

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日趋衰弱。阿拉伯世界传统上有三个强



国——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现在伊拉克被美国打掉了，叙利亚国已不国，埃及则自顾不暇，阿拉伯世界可谓群龙无首。近些年来，沙特阿拉伯挑起了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旗子，但问题是沙特自身的能力太过有限。沙特钱多是事实，也不缺少先进武器，平均每年花费上百亿美元采购的美式武器装备多数都在“沙漠里晒太阳”，不过，真刀真枪地打仗则是另外一回事，也门战事就是例证。更为重要的是，沙特阿拉伯社会与现代化的国际社会严重脱节，一直到今天沙特妇女仍然没有单独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权利（必须有自己的丈夫或直系成年男性亲属陪同），否则会马上被关进监狱。目前，萨勒曼国王父子急于实行社会文化变革，并大力推进经济的多元化，但面临巨大的挑战，任重道远。因此，美国国内并不看好沙特在遏制伊朗方面的决心和作用，有些人甚至调侃说：“沙特愿意与伊朗抗争到底，直到流尽最后一个美国人的血。”

显然，目前中东地缘政治内部力量的平衡还难以恢复。而从外部的力量来看，美国明显没有大规模投入的意愿，而俄罗斯虽蠢蠢欲动，但总体上是有干预的意愿却缺乏干预的能力。

这就是目前的中东。

本报告各章的撰写者如下：第一章，丁隆、妥福良；第二章，龚正；第三章，唐恬波；第四章，丁隆、卜晶晶；第五章，丁隆；第六章，李亚男；第七章，陈双庆；第八章，牛新春。

中东形势变化很快，本书所有稿件写作截至2018年春节前。

目 录



第一章	阿拉伯世界总体局势·····	001
第二章	叙利亚：乱局未解，博弈加剧·····	013
第三章	伊拉克：蹒跚步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035
第四章	沙特阿拉伯：政经改革及其前景·····	051
第五章	沙特国王更换王储事件的来龙去脉·····	063
第六章	埃及：政经形势尚可，安全局势严峻·····	071
第七章	海合会危机：原因及影响·····	088
第八章	从耶路撒冷风波看巴以局势·····	109
第九章	关于中阿合作模式的思考·····	128

阿拉伯世界总体局势

2017年，阿拉伯国家仍处于2011年剧变后的转型期。海合会联盟体系遭遇挫折，内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矛盾公开化。反恐取得突破性胜利，“伊斯兰国”武装已被击败。局部来看，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加剧了区域不稳定，中东国家面临民族解构的现实威胁。从外部看，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引发地区力量重新洗牌，加剧了域内国家间的对抗。

“阿拉伯之春”改变了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格局。从阿拉伯国家内部体系来看，阿拉伯国家联盟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减弱，被沙特等海湾国家主导，未能在维护区域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利比亚问题上，阿盟与西方国家立场一致，为西方武装干涉铺平了道路。在叙利亚问题上，阿盟剥夺叙利亚阿盟成员国的资格，导致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被边缘化。海合会方面，沙特—阿联酋轴心与卡塔尔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矛盾已公开化，海湾一体化进程面临夭折风险。海湾外交危机以来，卡塔尔与伊朗迅速靠拢，土耳其加强了在卡塔尔的军事力量，区域地缘政治格局重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反而使也门内战转变为消耗战，沙特则陷入战争泥潭。



埃及等政局稳定国家面临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胀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猛增，外汇储备紧缺，民生问题加剧。海湾国家内部陷入僵局，海合会一体化进程受挫。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事件是沙特与伊朗在黎巴嫩对抗不断升级的一个信号，表明沙特在黎巴嫩的政治投资没有得到回报，转而对其黎巴嫩逊尼派代理人施压。

战乱国家中，也门内战仍然持续，冲突在短期内无望平息，处于时而和谈、时而战乱的胶着局面，安全局势不容乐观。萨利赫死亡，胡塞—萨利赫联盟崩溃将对也门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萨利赫在也门掌权三十多年，他的死亡留下了权力真空，将加剧也门内部冲突。“随着政治解决方案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也门不仅成为伊朗和沙特代理人战争的战场，而且成为海湾国家之间代理人战争的战场。”^①也门成为“阿拉伯之春”后唯一没有任何政治解决方案的国家。

叙利亚战局出现重大转折，可以预见的是，巴沙尔政权将成为最后赢家，但部落武装、民兵武装崛起，战后国家重组陷入僵局。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冲击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加剧了区域不稳定局势。此外，教派武装、部落武装和民兵武装等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给这些国家战后的秩序重组带来巨大障碍，并为新一轮的教派战争埋下隐患。

利比亚国内的政治冲突日益恶化，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领导的军队重创班加西郊区的伊斯兰圣战民兵组织，其政治力量的崛起

^① Sheila Carapico, What does Ali Abdullah Saleh's death mean for Yemen? Dec. 5, 2017. <http://carnegie-mec.org/diwan/74916>.



引发威权主义重新抬头，并开始无视联合国支持的黎波里的政府，在这种背景下，目前尚无法建立民族团结政府。此外，利比亚还面临极端主义的挑战，跨国“圣战分子”在此集结。“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回流利比亚，不仅加剧了利比亚国内的安全风险，更给北非的安全形式带来巨大隐患。

10月12日，哈马斯与法塔赫迎来近十年冲突后的和解，双方在埃及的斡旋之下签署了和解协议，哈马斯承诺交出对加沙地带与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边境通道的实际控制权。从前几次流产的和解来看，主要障碍在于哈马斯控制的武装人员的去向和其能否交出所掌握的武器装备。但此次和解可能形成统一的巴勒斯坦联合自治政府，埃及说服哈马斯解散其在加沙的政府，并表示愿意派遣一个埃及安全代表团监督和解的执行情况。加沙生活环境的恶化迫使哈马斯做出妥协，卡塔尔也无力帮助哈马斯摆脱困境。2017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并声称将把美国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此举引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应，和平进程的重启越发遥遥无期。

一 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

奥巴马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特点是战略收缩、避乱求稳、慎用武力。尽管外界普遍预测特朗普将彻底改变美国的中东政策，^①

^① Trump's Middle East policies are ogrish and belligerent, but surprisingly normal. Apr. 3, 2017.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4/03/trump-s-middle-east-policies-are-boorish-and-belligerent-but-surprisingly-normal-pub-68509>.



但从其上台后实施的具体措施看，美国中东政策并未发生总体性改变，当然局部政策有所变化，具体体现为“双反”（反恐、反伊朗）、“一保”（确保以色列安全），并巩固与沙特等传统盟友的关系。美国战略重心仍在亚太，但在中东拥有巨大战略利益。

虽然，美俄在反恐方面保持一定的合作，但俄罗斯在中东显著上升的战略地位给美国带来巨大挑战，美俄在叙利亚战后安排问题上展开争夺。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三方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以及索契对话会削弱了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作用。特朗普政府不甘心将中东主导权让与俄罗斯，仍通过支持库尔德武装及保持美国在中东地区长期驻军等方式，与俄罗斯展开竞争。

从地区层面看，特朗普访问沙特后，美沙同盟关系加强，特朗普支持沙特组建反伊朗军事同盟。特朗普欲修复美国在奥巴马时期与沙特和以色列疏远的关系，沙特则想借机推动美国对伊朗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美国的支持使萨勒曼国王父子采取更加冒进的政策，对区域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穆罕默德王储掌握国家实际权力以来，发动了对也门的战争，并联合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对卡塔尔实施封锁等。沙特还企图迫使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下台，更加剧了地区具有教派色彩的新冷战。沙特的一系列动作旨在遏制伊朗不断上升的地区影响力，但由于在外交和军事上过于冒进，不仅加剧了区域动荡，更给沙特的国内改革带来负面影响。

2017 年底，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这一决定引起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方面宣布不再接受美国为调解人，哈马斯呼吁“第三次起义”并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埃尔多安牵头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特别首脑会议，指责美



国此举越过红线。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谴责美国的决定。国际社会担心这一决定将彻底破坏巴以和平进程。但是，从总体反应可以看出，阿拉伯国家并未采取过激行动。特朗普正是看准了阿拉伯世界空前分裂、实力地位严重弱化的现状，才敢于采取此举。当然，特朗普声称他为巴以冲突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他仍强调耶路撒冷的地位和边界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而以色列也在耶路撒冷以东的阿布迪斯为巴方首都预留了建设用地。

但是，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举将对中东政治和安全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着巴以和平进程在特朗普任期内很难再取得进展，同时此举将给恐怖组织更多口实，不利于全球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努力。

二 沙特的现代化改革

萨勒曼国王继位以来，沙特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改革，以期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去“地租化”，并辅以“去瓦哈比化”的社会改革，使沙特转变为正常国家，为经济改革创造条件。

在政治上，萨勒曼国王不断为其子穆罕默德王储清除政治障碍。6月21日，萨勒曼国王又一次打破自沙特建国以来的王位传承模式，将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亲王擢升为王储。11月4日，沙特开始了非常高调的“反腐”，包括王子、部长和商人在内的200多位要人被捕，国王萨勒曼宣布成立最高反腐委员会，由穆罕默德王储担任主席。沙特政治改革有着明显的集权倾向，穆罕默德王子



得到迅速提拔,居于国家权力顶峰。所谓反腐主要目的是剪除异己,树立穆罕默德王储的政治权威,并通过没收巨额财产为改革筹资。王储深知改革面临巨大阻力,欲通过反腐向反对者发出信号,表明改革决心。

在经济上,穆罕默德王储期望实现经济多元化,使沙特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改变“地租型”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多样化。沙特经济改革包括税制改革,如引入增值税,提高水价、油价等公共服务价格。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经济特区建设和阿美石油公司上市计划。继“2030 愿景”后,沙特又公布了建设“尼尤姆”新城的计划。穆罕默德王储说:“尼尤姆将成为红海沿岸和亚喀巴湾并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新城。”^① 该新城将侧重于九个领域,重点发展能源、水源、电子技术、生物科技、食品、数字化科学、先进制造业、传媒与娱乐工业。在油价低迷的背景下,沙特试图通过吸引外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沙特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已提上日程,目的是募集资金,用于发展非石油行业。

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穆罕默德王储推出多项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他在利雅德的一次经济会议上指出:“回归‘温和的伊斯兰’是实现沙特现代化的关键。”^② 在社会领域,他号召去极端化,回归“温和的伊斯兰”,力求建立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例如,以妇

① Saudis plan to build \$500bn mega city and business zone, BBCnews, Oct. 24,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1740626>.

② Crown prince says Saudis want return to moderate Islam, BBCnews, Oct. 25, 2017.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41747476>.